

學醫隨筆



顧古生先生遺著

學齋隨筆

閻甘園署



序

醫乃仁術爲身心性命之學吾人念茲在茲畢世窮研當夫臨床診治精察聲色深究萌芽神存心手之際意析毫芒之裏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數之所在言不能諭當斯時也雖有泰山崩於前麋鹿興於左心專志一莫之能睹然欲如越人之徹視肺腑秦和之洞達膏肓自問猶未能也乃會稽顧公古生以經生家爲名邑宰出其餘緒撰學醫隨筆一卷剖析病症若網在綱信乎才智卓越加人一等矣或曰文人積習輒喜談醫東坡集方而聖散子貽誤千古余曰不然醫重經驗不尙空談東坡先生集方雖富經驗未宏難免有誤顧公會以一裹藥療河內病卒百人己未潼關大疫手治活逾千人其經驗爲何如乎何可與東坡相提並論也昔張仲景深慨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卒然遇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後震慄降志屈節齎百年之壽命將至貴之重器委付庸醫恣其所措今顧公以從政之餘治方術之學秉筆著書卓然名家當亦仲景所嘉許也因樂而爲之序

民國十八年己巳夏歷秋七月青浦陸士諤序於上海旅次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

顧氏家集總目

金佳石好樓出版

玉笥山房要集四卷附文一卷

一冊

北征日記一卷附灤水聯吟圖題詩彙存

一冊

鶴巢詩存一卷附介卿遺草

鶴巢語錄一卷

合訂一冊

衍洛圖說一卷

學醫隨筆一卷

孟晉齋集五卷外集一卷周列士傳一卷

一二冊

漱塵室集詩四卷文一卷

一冊

每部定價洋五元郵費另加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科學儀器館

經售處 上海 西泠印社 蟬隱廬 中國書店 中國學會 掃葉山房

外埠 各大書坊



學醫隨筆

會稽顧瀄慶古生

傷寒

經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脅絡於耳故胸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

此素問傷寒原文也六經相傳之義從前解者余以寡陋無從

得觀若準繩所輯此事難知等書所謂循經隔經夫妻子母之傳令人眩惑益甚隨後閱馬元臺熱論注及趙養葵程郊倩諸說始覺了然今錄於后

馬註曰人之一身三陽爲表三陰爲裏其巨陽爲三陽最在外陽明爲二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爲一陽在陽明之內此三陽者爲表也其太陰爲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爲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爲一陰在二陰之內此三陰者爲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之數之次如此義見陰陽別論人之感邪自表經以入裏經方其始也先成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留而不去入舍於內府留而不去入舍於內藏大義見皮部論此由六經而傳故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傳所感之邪太甚既于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者尙在太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症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爲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已註釋之謬蓋

三陽爲表三陰爲裏自太陽以至厥陰猶人入戶升堂以入於室矣厥陰復出傳於太陽奈有二陰三陰一陽二陽以隔之豈有遽出而傳之太陽之理趙氏醫貫曰凡冬時傷寒者亦是鬱火證若其人無火則爲直中矣惟其有火故繇皮毛而肌肉肌肉而府藏今日皆曰寒邪傳裏寒變爲熱旣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爲熱又何爲而能變熱而不知卽是本身之火爲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

程郊倩曰傷寒之定六經無非從淺深而定部署以皮膚爲太陽所轄故署之太陽肌肉爲陽明所轄故署之陽明筋脈爲少陽所轄故署之少陽云耳所以華陀曰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只就軀殼間約略及淺深而并不署太陽陽明等名然則仲景之分太陽陽明等亦是畫限之意所以轄病也觀其標篇祇云太陽陽明等太陽陽明字下並無經字何復言傳大抵人身無病之氣恆由裏而達表有病之氣恆由表而達裏由裏達表者吾身之正氣也是

爲順傳由表達裏者客外之邪氣也是爲逆傳凡病邪之來自是表輕裏重表淺裏深邪久不罷只有裏向之虞謂此經之病不愈彼經之病又病此經之病而起輕病變重淺病轉深切須着意關防使邪得外解爲佳豈是太陽必傳陽明陽明必傳少陽一定不移之謂乎

淳慶按六經部分馬程二家之說最爲明顯而又引素問皮膚部經等論及華陀之說爲據與杜撰臆度者不同足爲千古定案今再以豬羊肉喻之連毛之皮則太陽也其次白而肥者則陽明少陽之分其次赤而瘦者則太陰少陰之分再次赤肉盡處結而爲膜則厥陰矣前此論者不知此義而以六經之脈橫行肌表自頭走足自足走腹者當之故治絲而愈棼耳蓋六經部分有橫行者十二經流注自手太陰至足厥陰十二時相傳者是也有分層者傷寒由表入裏由三陽二陽一陽三陰二陰一陰者是也有分形者背爲太陽面爲陽明胸脅爲少陽大腹爲太陰少腹爲少陰凡隱曲處爲厥陰是也言非一端各有

所當須是率混不得至於傳字之義由表入裏再無可疑而其所以傳之故醫貫之說最爲曉暢所謂本身之火爲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軒岐未發之旨至此傾吐殆盡而仲景傷寒論關鍵亦大略可知矣

傷寒論曰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也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胸下必鞭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

按仲景分六經論傷寒似卽內經熱論之旨顧其所揭六經提綱唯太陽太陰二條有相合處其餘則各不相蒙蓋熱論總言傳經之邪仲景兼論直中及犯府之症其宗旨判然不同自非深究仲景之書不能知其言各有當今特略爲拈出冀同志者共事尋求幸勿以兩書之言牽入一途也可

溫病

經曰冬傷于寒春必病溫溫字與熱病熱字同義蓋冬月陽氣微弱外傷于寒則陽氣拂逆傷重則卽病而爲傷寒仲景論之最詳傷輕則不能卽病至春令陽長之時而發內經所謂勝復是也陽氣旣因拂逆而發則鬱久而化熱其熱也由裏而達表與冬月傷寒熱發于表者不同故麻桂諸湯皆不堪用爲僅徹其表未能提出陽氣也治之之法亦惟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導其陽氣使不鬱和其陰氣使不傷而已純用表散者固非若驟用寒涼遏其陽氣永不得伸尤爲大禁再陽氣因勝復而發由藏者筋骨燔燒由府者津液枯涸多從陰分及于陽分治之之始先須辨其病由何經而發而以引經之藥迎提而出其有陽氣微弱欲出不能者宜須酌加扶陽之品以助其力使之透出于外所謂發其病而藥之也傷寒溫病俱從汗解者爲冬傷于寒僅有卽病不卽病之異而受病之源皆同故其邪皆從原路而出也

陽氣重在表陰氣重在裏

藏爲陰腎爲六陰之主府爲陽胃爲六陽之主

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爲內傷與冬傷于寒者迥別

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者溫由冬傷于寒至春而發有不卽發到夏至前六陽盡出冬月受傷之陽發洩俱盡故溫病以此爲界一交夏至則一陰已生止有暑病並無溫病也

溫是冬傷于寒疫是感受厲氣疫氣所感種種不同且有不能盡識之症溫疫二字止指疫之屬溫者而言其實各不相蒙也

傷寒與溫病不同由冬傷于寒卽病不卽病之辨溫病與溫疫不同以溫疫感受雜氣非由冬傷于寒也吳又可溫疫論最爲得當

痢疾

經曰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

按痢疾一證多由風寒濕三氣襲于下焦而成三氣襲于外火毒鬱于內故腸胃爲之不利此正濁邪中下之謂故以此語爲之提綱

又帝曰腸澼便血何如歧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歧伯曰脈沈則生脈浮則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曰脈

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曰滑大者生懸澼者死以臟期之

又曰脾脈外鼓沈爲腸澼久自己肝脈小緩爲腸澼易治腎脈小搏沈爲腸澼下血血溫身熱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臟同病者可治其脈小沈澼爲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

按二條揭痢疾之脈症多以身熱爲忌身熱則毒盛今噤口者多見身熱是爲危症脈忌浮澼懸絕者亦濁邪上逆之象

又曰腎所生病爲腸澼

又腎移熱于脾便爲虛腸澼死

按此又論受病之本腎夾兩腸之間熱移于脾下邪犯上也

仲景曰大腸有寒則多驚澼有熱則便腸垢

丹溪曰痢因有二一者暑月煩渴恣食生冷二者夜臥失被風濕外侵二者皆令水穀不化鬱而生熱熱與濕合傷氣分則生白痢傷血分則成赤痢氣血俱傷則成赤白痢

又曰赤痢自小腸來白痢自大腸來

按丹溪所言足爲濁邪中于下焦之註且以兩腸爲說尤爲深切著明小腸丙火其色赤大腸庚金其色白也又大腸主津小腸主液熱鬱二腑津液祕結故爲腸垢古方有從寒施治者治其受病之本從熱主法者治其見病之標大約鬱熱既久可從熱治寒濕初感宜逐其寒淳慶向以莢連丸一方參入行血理氣之藥進退施治寒勝則倍莢熱勝則倍連歷著成效頗謂得其要領再此症腸胃祕結便不通暢淳慶向以此爲秋令燥症敢以質之高明

丹溪莢連丸

治赤白痢

吳茱萸

川黃連

各二兩

右以好酒同浸三日乃各揀取焙乾

爲末醋糊和丸梧子大赤痢則黃連丸三十粒以甘草湯吞下白痢則茱萸丸三十粒以乾薑湯吞下赤白痢則各取三十九以甘草乾薑湯吞下

按此方解濕熱之鬱極爲神應然必執赤白痢分治猶爲膠而不化未若察合脈症而遞爲之進退也

易老曰膿血稠粘裏急後重皆屬于火內經曰溲澀而便膿血知氣行而血止也蓋溲澀而便膿血者言病因也氣行而血止者言治法也故曰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芍藥湯主之

芍藥湯

白芍藥

二錢

黃連

條芩

歸尾

各一錢

大黃

七分

木香

檳榔

桂心

甘草

各五分

水煎服

又曰溲澀而便膿血宜大黃湯下之是謂重劑黃芩芍藥湯和之是謂輕劑

大黃湯

大黃

一兩剉好酒二盞浸半日煎至一盞半去渣分二次頓服

黃芩芍藥湯

黃芩

白芍藥

各二錢

甘草

一錢

水煎服

服痛甚加桂心三分

綱目曰膿血稠粘皆屬于火夫太陰濕土主瀉少陰主痢是先泄亡津液而火就燥腎惡燥居下焦血分其受邪者故便膿血所謂瀉屬脾而痢屬腎也

按此條足證痢爲燥症之說

入門曰熱痢紫黑色寒痢白如鴨溏濕痢下如黑豆汁風痢純下青水氣痢狀如蟹渤積痢色黃或如魚腦虛痢色白如鼻涕凍膠蠱蛀痢黑如雞肝

按蠱蛀痢當以治蠱爲主不在尋常痢疾之列

王機曰裏急窘迫急痛是也後重者大腸墜重而下也其證不一有因火熱者謂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有因氣滯者此大腸之氣壅而不宣通也有因積滯壅盛者是有物結墜也有氣虛者此大腸氣降而不能升也有血虛者所謂虛坐努責故也

丹溪曰後重者本因邪壓大腸而墜下故大腸不能升上而重用大黃檳榔革瀉其所壓之邪今邪既瀉而其重因在者知大腸虛滑不能自收而重用御米殼等澀劑固其滑收其氣亦愈也

又曰下墜異常積中有紫黑血而又痛甚此爲死血用桃仁泥滑石行之

綱目曰下痢大孔痛因熱流于下用木香檳榔芩連加炒乾薑服

按此方妙在乾薑反佐

丹溪曰下痢腹痛者肺經之氣鬱于大腸之間實者下之虛者以苦梗發之

又曰下痢腹痛不可用參芪

附倪涵初痢疾三方

黃芩

黃連

白芍

各一錢二分

枳壳

檳榔

厚朴

各八分

地榆

甘草

各五分

青皮

紅花

桃仁

各六分

山查

一錢

木香

二分

此方兼紅白或單紅者服之單白無紅者去地榆桃仁加木香
三分陳皮四分滯澀不下者加酒炒大黃二錢

黃連

一錢

黃芩

白芍

各一錢二分

檳榔

厚朴

各四分

當歸

地榆

甘草

青皮

各五分

陳皮

四分

桃仁

分

山查

一錢

木香

一分

此方延至半月外者服之

黃連

黃芩

白芍

各六分

陳皮

厚朴

木香

各